

中国实力派美文金典

人生卷

一个人知道的春天

分册主编 赵应艳

主编 袁炳发



Lifetime



NLIC2970864553

中国实力派美文金典

人生卷

一个人知道的春天

分册主编 赵应艳

主编 袁炳发



NLIC2970864553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一个人知道的春天：人生卷 / 袁炳发主编. -- 长春：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2.12

(中国实力派美文金典)

ISBN 978-7-5385-6952-0

I. ①一… II. ①袁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44409号

一个人知道的春天：人生卷

主 编 袁炳发
出 版 人 李文学
责任编辑 冯晓红 王 婷
封面设计 未 氓
开 本 700mm × 1000mm 1/16
字 数 90千字
印 张 12
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
邮 编 130021
电 话 0431-85640624
网 址 www.bfes.cn
印 刷 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85-6952-0

定价：25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书如出现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

目录

第一辑：下雪了，做孩子

- 台 阶 / 蒋 蓝 003
- 月光下的父亲 / 蒋 蓝 007
- 猫 / 陈 毓 011
- 古树与凌霄花 / 陈 毓 014
- 为了加速，让我们减速 / 刘世芬 017
- 寻找阳光 / 房雅铭 020
- 天空要自己飞上去 / 澜 涛 022
- 从三轮车夫到作家：水到绝境是飞瀑 / 澜 涛 025
- 下雪了，做孩子 / 涛 声 028
- 离 开 / 天 下 031

第二辑：奇异的分裂

- 就算拼尽所有力气 / 安石榴 035
- 平安之夜 / 任林举 037
- 奇异的分裂 / 任林举 039
- 打碗花儿 / 任林举 041
- 家乡的路 / 一路开花 045
- 总让你赢的那个人 / 一路开花 047
- 六千步的长度 / 一路开花 050
- 穷孩子富孩子 / 李兴海 053
- 少年错 / 李兴海 055
- 他的心里只有春天 / 马朝兰 058
- 美在意志 / 徐 铮 060

第三辑：
在雨天和海明威相遇

妈妈，此生还能见你多少次 / 纳兰泽芸 063

再富不能富孩子 / 纳兰泽芸 066

爱是一种甜蜜的苦役 / 纳兰泽芸 069

灯 语 / 陈晓雷 073

大岭高粱果 / 陈晓雷 076

在雨天和海明威相遇 / 高维生 079

村 庄 / 高维生 082

周庄的脚步 / 于德北 085

一个人知道的春天 / 于德北 088

这样的残片 / 于德北 090

第四辑：
尊严

如水的月光 / 王月鹏 095

情 绪 / 井瑞之 097

梦里依稀 / 井瑞之 099

从来不曾离开 / 景丽宏 102

小巷深深 / 纪洪平 104

童心无恙 / 纪洪平 107

潇潇悠情寄远方 / 高翠萍 109

尊 严 / 王国华 113

远方的三姨 / 王国华 116

第五辑：
夜来幽梦忽还乡

- 祭 奠 / 格 子 121
眉眼中间有颗痣 / 格 子 123
梦幻青衣 / 红 雨 125
变 化 / 张宝祥 128
由过生日想到的 / 朱守林 131
哥哥的秋天 / 谢华良 134
冬日里的幸福 / 谢华良 136
那辆自行车 / 谢华良 138
外 公 / 朱守林 140
夜来幽梦忽还乡 / 张 君 14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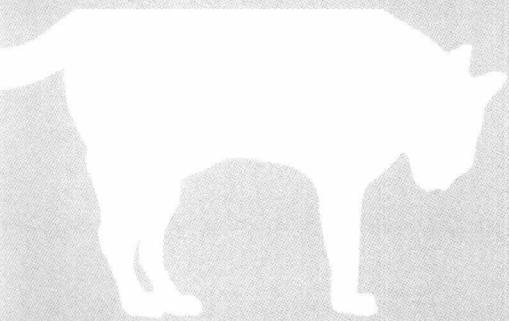
第六辑：
故乡的槐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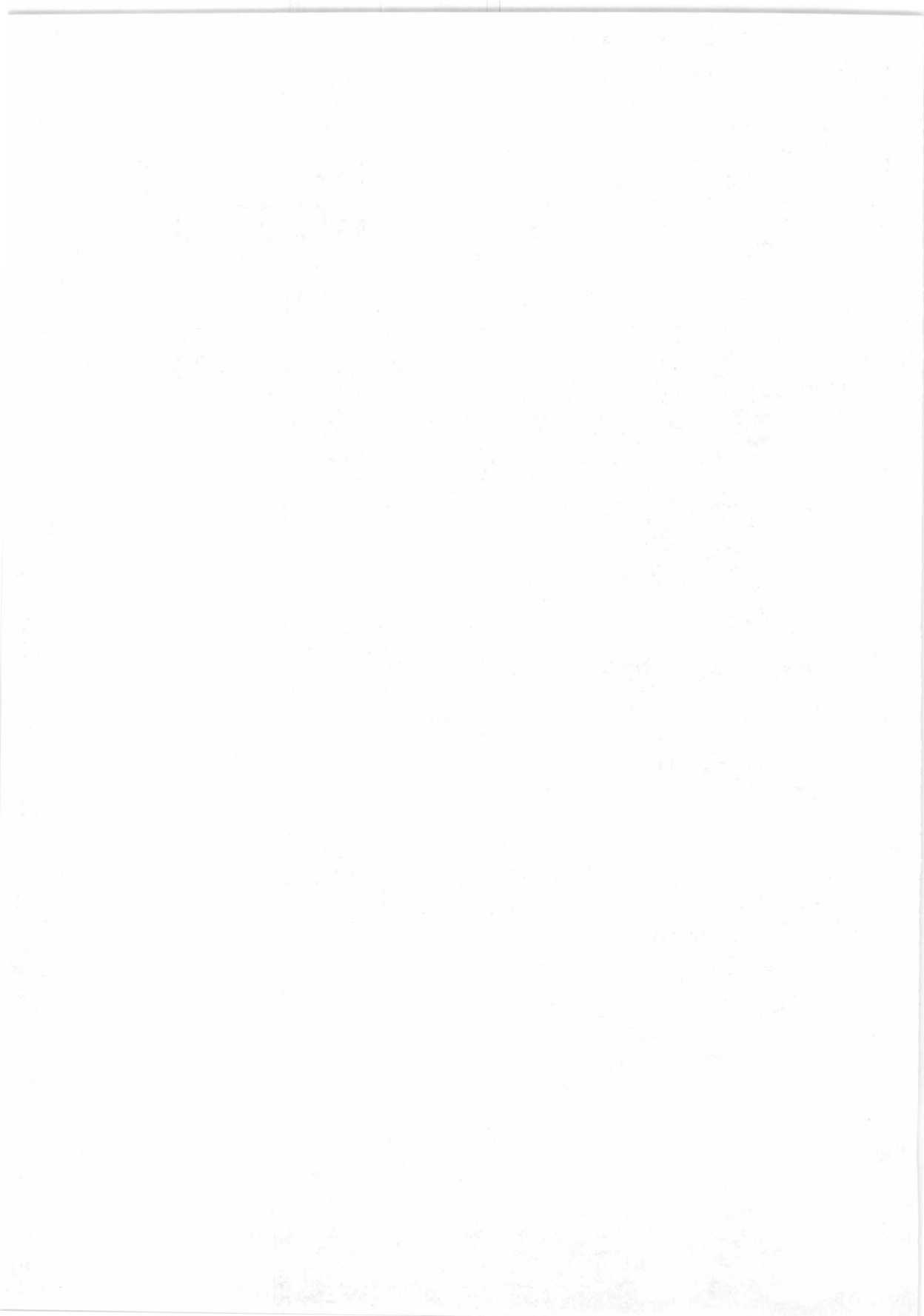
- 伤痕之忆 / 张 君 149
鬼子葱 / 张吕铁 151
青春概念 / 吕铁人 153
都市的边缘有个家 / 曹景常 156
真 情 / 曹景常 159
故乡的槐花 / 宋文涛 161
人生的亮色 / 张迎春 164
静夜煨茶 / 黄超男 167
南柯一梦 / 方再红 169
此一时彼一时 / 方再红 172
颈 疾 / 金长宝 174
“忍受快乐”是怎样的人生境界 / 梁晓文 177
吾家有女“80后” / 梁晓文 180
熟悉的味道 / 王国华 183

第一辑

下雪了，做孩子

欣赏心的要素是少不了积极、明媚与纯净的。这些，需要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点滴积累与打磨。如果一定要找一条捷径的话，过滤掉利欲与苛求或许是一条。
希望，下雪时，你是孩子。





台 阶

文 / 蒋 蓝

浅青色的砂岩，整齐而挺括，这一段长台阶是我每天的必经之路。粗大的石栏杆上有一些粗糙的雕刻。走在上面，甚至还能隐隐感觉到有一股威严的意味，只是台阶的尽头并不通向高楼大厦，只是联结一片民居。

酒喝得太多了，走上台阶心跳立即加速，就反胃，就头晕，一屁股坐在台阶上喘气，我突然觉得，这段台阶少说已经走过几千次了，可是我一直不知道台阶的具体数字。好奇心一起，就决定数一次。哦，一共是 38 级。

这事很快就忘了，有时在深夜路过台阶时，我会想起来，哦，台阶有 38 级！

有一天，朋友来我家玩，酒足饭饱以后，我送他出来。站在台阶顶上俯瞰周围的夜景，我们谁也不说话。我对他说，这段台阶共 38 级，我们闭着眼睛走下去。这是小孩的游戏，但我们还是决定，在酒意中完成这个发泄精力的捉迷藏游戏。

其实闭不闭眼睛都是一样的，反正四周漆黑一团，偶尔夜雾飘过来，使砂岩表面的石英闪光，就像一袭丝绸旗袍从梦里滑过，让人心惊。我们走到了台阶的底部，是 37 级。朋友顽皮地望着我笑，“你说是 38 级，多

现在就是流行醉酒，要醉得死去活来找不着北，就像前一段时间流行偷情和同居一样，男人们总是忘情投入的。昨天晚上，我和几个朋友又喝得脸色发青。我强忍越来越强烈的反胃冲动，好不容易分手了，谢天谢地，我坐到了台阶上，开始剧烈呕吐。最后，就瘫倒在台阶上，似睡非睡。

四周很静，蟋蟀偶尔发出尖利的鸣叫，就像一把钝刀在切割白铁皮。砂岩冷澈而平静，以一种无边的坚硬展示石头的本质，这让狂跳的心脏平息下来。我站起来，开始向上走。我决定再数一遍台阶。

我掰着指头一级一级地数，并且大声报数，绝对不能让未知的事物从指缝漏走。每喊一个数字，就像抓住了一个无名的东西，予以验明正身，像石头上的鐳子痕迹，使无名的石头无法逃脱被命名的历史。

终于走到顶部，是35级台阶。我的汗水已经濡湿了衣服。

我逐渐感到了一种恐怖，一种对自己丧失了信心的不安情绪开始弥漫在空气中。那些淡白色的夜雾越来越浓地堆积在台阶上，就像一个安静的迷宫。

我必须再数一次。不然的话，晚上是无法入睡的。我往台阶下走，一二三四，就像小孩子那样天天向上，但我却是一路下滑。五六七八，好像回望着经历过的女人。但是我绝对不能走神，绝对不能旁逸斜出。为此，我用脚重重踏响黑石头，企图一步一趋，脚踏实地。脚被台阶反弹得发痛，我忍着，数到30级时，我向下一个目标迈进，我要摸着石头过河。但31级台阶是虚无的，是个陷阱，使得我在数字的悬崖一脚踏空……

我跌倒在台阶下，几乎闭过气去。天空的星星还很明亮，看起来像鬼火。

连滚带爬地回到家，妻子见我鼻青脸肿，以为我打架了，我说是撞鬼了。请她做件事，就是打着手电筒去数台阶。妻子的眼光十分奇怪，什么话也没说就出去了。我躺在沙发上，脑袋涨得厉害，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大头鬼。

妻子回来了，一脸严肃，看了我足有半分钟，说：是37级台阶。

我说，谢谢了，睡吧。我立即就睡了。第二天起来，见妻眼皮发红，

半是你喝酒喝醉以后的算法吧。”我呵呵地答应着，觉得有点儿邪门儿。

把朋友送上车，我退回到台阶前，决定再数一次。此时，两旁的石头栏杆已深深陷入黑暗，像两根倒向沼泽的枯树。我一步一步向上走，脚下踩到了滑腻腻的东西，我没有去分析是什么，也许是蛇吧，我继续往上走，如同在棉花堆里穿行。

39级！是39级台阶。

我知道以前错了，酒精制造的幻觉总是闲适而愉悦的，你无法在酒精的指挥下学习算术，也无法回想更复杂的往事。我双眼迷糊，跌跌撞撞回到家，倒在沙发上，就进入了无边的梦乡。

恍惚记得《39级台阶》是出自希区柯克之手的经典影片，悬念在39级台阶上铺排，然后在金发美女以及理性推论之间峰回路转。一切冒险勾当不再有一个目标，不再是为了维护一种生活方式，这一切都是由所谓的“麦克古芬”理论引起的。哦，“麦克古芬”是经常被希区柯克本人以及评论家提起的大词，意思好像是：一个话题或某一个简单的意念，可以生发出纷繁多姿的悬念和情节。它们是难以捉摸的鬼魂，从未被人目睹并规定过，所以，它们永远不会暴露，因而就越发危险！

如今的有产阶级很实惠，巴不得希望自己的脚下出现与电影情节吻合的场景，可惜的是，他们经常踩到的台阶上，并没有刺激的导火索，往往只有卫生纸或狗屎。我不是小资，所以即使踩到40级以后，也不会遗憾。

记得在一本阴阳书里见到过，台阶级数的设计受阴阳观念的左右，多是阳数（奇数），按清代的规制：公侯至三品官宅第之台基高二尺，四品以下至庶民者则高一尺，折合起来，前者为三阶，后者为一阶，就符合阳数的规矩。于是，就有文化了。民间建筑的台基高度，常因实际需要而调整，倘若不巧出现偶数，则将台面加入计算，反正要把级数改成奇数。但这是古礼，在这个渴望纵情的年月，芝麻开花节节高，天天上一个台阶，哪里还管什么奇数偶数！你走得进庙堂和金库，就不怕下地狱。

月光下的父亲

文 / 蒋 蓝

9月8日是父亲的忌日。

在炎热的气浪里，我距离这个限定越来越近。我估摸着什么时候起身返回老家？是不是带女儿一起回去？公墓里的小树苗长势如何了？那些簇新的台阶是否已经退去燥性，被舒慢的青苔浅浅覆盖？但单位决定让我尽快出差，打乱了我的时间表。正好，一个朋友要回我老家办事，我就与之一起，在黄昏时分急急上路了。

街边上有不少卖香蜡钱纸的小贩，我停车买了一些。今天是8月27日，是农历七月十五，民间都说“七月半，鬼乱窜”，因此都会祭奠先人，但不会去上坟，因为坟地已经成为鬼魂的狂欢广场。农历七月十五也是道家所言之“中元节”，此名起自北魏，又称鬼节。佛家也在这一天举行超度法会，称为盂兰盆会。盂兰盆的意义是救倒悬，人生的痛苦有如倒挂在树头上的蝙蝠，悬挂苦不堪言。倒悬的蝙蝠，在中国民间其实是“福满而溢”的意思，不但不苦，反而是幸福如水银泻地，真个无孔不入。所以，很多活人甘愿倒悬着，向蝙蝠学习。这种以本末倒置的身体姿态来靠近幸运其实是可笑的，皮囊里本就空空如也一贫如洗，又如何渴望倾泻出金粟来撒

豆成兵？

到达内宜高速公路自贡出口，右转，驶上了通往南山公墓的乡村公路。此时已是晚上10点多，明晃晃的月亮停在天上，光线像雪粒，看起来很不真实。到达公墓大门，没有路灯，但月光把不锈钢的门框轮廓勾勒得十分清晰，我用力推响大门，金属发出巨大的吱嘎声。半晌，一个老头儿牵着两条狗从里面出来，他问了我一句：有事？我说从外地来，要上坟。他将大门打开，就退回到黑暗中。我原估计会有一番周折，没有想到这么顺利。也许，守墓人就把我当作出来云游的鬼魂，得罪不起。

我没有带电筒，但月光太好，在台阶上反照，如同一条飘着微火的甬道。我在松林间蜿蜒而上，山坡并不高，逐渐从山洼走向山顶。天气已经退凉了，川南地区，夏季夜间也常闻蝉的怪叫，但现在它们一起噤声了。那些水田里的青蛙呢，树林间的蛩声呢，好像都休息了。风从林间穿过，在树巅颤抖，站立，然后又哗哗地跳到另外的树丫上旋转，风保留着异样的形象，让人联想起针尖上的天使。我寻到父亲所在的位置，是在山顶上最高的一排墓穴当中。一切都很安静，墓地收拾得很干净，纸屑没有乱飞，方砖墓道整齐而平坦，与我三个月前来时毫无二致。

哦，我看见父亲了。

我身上没有手绢或纸，就用手擦去墓碑上的灰尘。手上有汗，一拂，墓碑就干净了。我发现墓前的小香炉里，有不少烧过的香烛灰烬，那些烧完的竹签如钉子一般矗立，黑色的断口，又像是高举的火柴，在等候着一个时刻。这说明是某个好心人为父亲上过香。我点燃蜡烛，三支线香立起三条影，一飘，就从腰部折断。月光在大理石碑面游弋，像吃不住脚力往下滑，在墓台上堆起了薄薄的一层霜。我一磕头，霜消失了。我模糊的身影印在碑面，俯仰，几乎要倒悬过来，然后又恢复到正立的姿态。父亲从6寸大的照片里注视我，是不是日晒雨淋，你有些扛不住？照片在烛光里泛黄，又在月华中得到了漂白和澄清。父亲这张照片是他39岁时所拍，那

时他头发黝黑，平静而清瘦。与如今的我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，我的白发已经很多了。

我带来了一本近著《思想存档》，父亲生前最为挂念这书，一年半前就与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，但阴差阳错，一再延期。我把书点燃，火把封面舔卷，把书名嚼烂，一点点吃到正文。火焰在亮红中逐渐转蓝、泛白，烟雾的翅膀向两侧摊平，很快把两点烛火压下去了。我看见焰口中的父亲，书在往他脸颊打上火的印记。

我立起身子，火从墓碑下滑，但白月光从火中剥离，伴随我起立的速度而上升，升至墓碑上沿，就像为父亲加了一层茅草房檐。我转过身来，几千上万个墓碑，在反光，整个山中淌着碎银，在夜风里恒定、沉默。天穹下的山峦，一层层跌宕出去，让大地与最高的星辰融为一体……

我带着浑身的烟味，慢慢走下山。回头看看父亲的墓碑，那薄薄的石头，被余火略微放大，像一块铁。上万个墓碑整齐划一，像失效的档案停在那里。我从碑林里穿过，脚下没有一丝声音。那个守门的老头再没有出现，两条狗安静地坐在我的轿车边。我打开车门，狗立即站到大门旁，一边一个。我高声喊了几声，是希望那个沉默的老头儿出来关门，我等了几分钟，突然发现他就站在我身后。哦，我回想起一个民俗的说法，说是中元节晚上，听见有人招呼自己，万万不可应声，这是鬼魂的伎俩。我发动了汽车，车灯远处，山林依旧，我回望那山顶，山正退回到阴影的羽翼下。看见一个广阔的水面，月亮倒挂在水里，把明亮反面的秘密层层铺排开，有些像土豪的地窖。

我当夜返回成都，心地空空，但平静，什么也想不出来。偶然想到歌德31岁时，题在伊尔美瑙的吉息尔汉山山顶的别墅壁上的诗《游子夜歌》。三十年后歌德再登山顶，只是把壁上题诗的笔迹加深了一遍。又过了二十年，歌德最后一次登山看到题诗，自语：“稍待，你也安息。”次年3月，歌德终于安息了。诗的全文是——群峰/一片沉寂，/树梢/微风敛迹，

/林中/栖鸟缄默。/稍待/你也安息。记得20年前我就可以背诵了，老早就觉得这诗无需再读。奇怪的是，现在一默诵，浑身嗖嗖漏气，总有无边的空虚，扑入我体内，在额上结冰。

猫

文 / 陈 毓

我一直不喜欢那只猫。我很孤单，它也是。

那一年我5岁，住在外婆家。我父母的家在百里之外。

猫是外婆捡来的弃猫。所以我更想弄清楚，外婆对我和那只猫，到底爱哪个更多一些。

这样想时，我就把门前地里正长着的萝卜拔出来。那些拔出来的细细的萝卜像一条条鱼，被整齐地摆放在太阳下，一会儿就不动了。

我看着，有些茫然。我看见那只猫向我走来，走到一定远的距离，站住，打量我，喵喵地叫。然后它走开。直到外婆回来，直到外婆的骂声在菜地边像一挂点燃的爆竹响起，直到烟囱上晚炊的烟升起又消散，那只猫都没有出现。

等外婆明白她的萝卜是谁拔的，她骂“有娘生，没娘教”。她把饭碗以一个恶狠狠的动作墩在我的脸前，使汤汁溅到我的脸上，但我并没有得到更大的身体上的惩罚，我因此勉强测试出我在外婆这里生活的底色。

那时的日子似乎总是饿着的。猫更是经常饿着，饿的猫异常勤快，家里的老鼠被猫逮光吃尽。当猫看着外婆的手一声声叫唤的时候，外婆顶多